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个与大师绝缘的时代。建国数十年了,国内连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没有。理工科的如此,学人文的也是如此。至于文化界,大家好像都急着不断买房子、不断装修自己的房子。经济学界呢,老百姓早就对其嗤之以鼻了。据说,这个社会上智商最低的就是经济学家了。想当年李鸿章老先生说了一句经典的话,“连当官你都不会,还会干什么!”在今天,演而化之,大约就应该是“连经济学家你都做不了,还能够做什么呢!”

时代呼唤大师,造就的却多是次品。你看高等学府的管理者们,多忙啊!每天不是上电视,就是忙乎着请明星们来做客当客座教授或者副院长,再不然,就是在会议室里开会了。至于专家教授们,则忙于走穴。忙着和大家一起“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呢。

大师在这个时代成了稀缺的产品,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焦虑。据时评界有朋友考证说,温文尔雅的温家宝总理也感叹大师的稀缺。我不是考据学家,温总理的感叹我也是道听途说。不过,大师不多恐怕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吧。

时代呼唤大师,涌现的却有可能就是骗子。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国民文化水准普遍偏低的国度,识别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普遍不高的国

●宿迁论坛 有关大师

■冯磊

度,忽悠就绝对不是一个需要太高智商的人所必备的。越是没有大师,我们这个社会的焦灼度就越高。内心越是焦急,伪大师出来走秀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似乎也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有在美国留学经历的人士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哈佛,你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一不小心碰到的哪个人,都可能是一位大师。但是,这些大师们和正常人几乎没有有什么不同。人家不会留辮子或者蓄胡髭,可能也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镜头面前去显摆一下,“大声疾呼”一把。据说,真正的大师是要靠独立的人格和出众的学问来树立威信的。而这种靠真才实学树立的威信据说也很可靠。比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大师弗里德曼去世的时候,他老人家的中国信徒们非常感伤。不仅如此,国内的知名媒体《南方周末》也为此花费几个版面大做文章。试问,国内的所谓大师们,将来死后会有几个国外的徒子徒孙如丧考妣?我觉得,这是大可怀疑的。想当年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们相约守孝三年。今天的学者们离世,景象大约是要惨淡得多吧?!

古往今来,尽管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大致规律还是没有变的。大师们用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学术成就打动世人,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而不是用媒体或者某个政要的夸奖和赞许来赢得尊敬。对于前者而言,贡献很多,不愧有大师的称谓;至于后者,称之为江湖骗子也不为过吧。

眼下的文化界和学术界,人人以争当大师为荣,人人以媒体和领导不尊称其为大师为耻。这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觉得,当代社会里大家争着当大师其实也是学界的一大问题。而我们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找不到努力的正确方向则恐怕是更大的耻辱。

无疑,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不沉静下来,是很难造就所谓的大师和先进的文化的——一个社会越是浮躁,就越不可能出现大师;一个社会里假大师越多,真正大师的出现就会越困难。

从无锡去苏州,说不上是旅游,顶多算远足——一个稍微远一点儿的散步。

到苏州已是中午,直奔“得月楼”重温那童年记忆中的美味。如果说,“龙井虾仁”和“虫草鸭羹”正好体现了苏邦菜的“清”与“鲜”,那么主打菜“松鼠鳜鱼”就显得过份的“甜”和“腻”了。真的太甜,甜得我这个无锡人也要连呼“吃不消”。

从“得月楼”出来便趋车前往西园。这是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站在寺前巨大的照壁下,分外感觉到“我”的渺小。“离垢清净处,无尘玄妙地。”念到这样的句子,又看到那苍紫天色映着的佛院杏黄墙,叫人心内顿生苍茫之感。

西园戒律幢寺是一座园中寺,景致幽美。尤其是后园的腊梅,一片馥郁,真是非常“冷”的香,开得再繁盛些也不“闹”,安安静静的,难怪文

●生活诗意

去苏州寻找童年

■华兆瑛

人都爱在墙角园边种上几株,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清平的人生审美意趣吧。无意中一回头,却有一段文字跃入眼帘。“忘记过去种种,不担忧未来,也不执着于现在,自能获得身心静谧快乐。”想想道理也很简单,然而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

天色尚早,趁兴又去了“山塘街”。微雨里,只见那米色纸灯笼映着小桥巷陌。湿漉漉的细麻石街路,两边排门板店面,人家临河架着木阳台,摆几盆瑞香、海棠。后门头就

是“河沿滩”,女人家一步步走下青石阶去淘米、洗衣。闻着那清清爽爽的水腥气,扑面仿佛凝固了的时光的气息……有如人的前生,遥远而亲切。突然意识到,自己虽日日身在江南,和真正的江南却是久违了。路边有卖麦芽糖,这也是童年记忆之一。好奇地买了一股用竹棍调着吃,很失望,除了“齁”死人的甜之外,没有一点麦芽的香味。而且,居然吃了牙疼。看来,童年,也是许多不可追寻的东西之一吧?



投稿邮箱 sqjifeng@126com(市内) sqjifeng@163com(市外)

天色渐暗,踩着昏暗的灯光往回走。记得幼时总是这样被大人搀着,昏昏欲睡地赶路,脚下一方方铺路砖,像一种很爱吃的椒盐饼干,一不留神踩到碎裂的半块,便会“吧唧”一声冒出一大股黑水来,弄脏了脚上的小花布鞋……岁末年初不知为何总是沉浸到这样的回忆中去,似乎分外有着岁月一去不复返的感慨。

回去的路上,为了赶上末班火车,一路狂奔。仿佛喘息未定,火车就已经到了无锡。想想好笑,自己一个人特意跑到苏州去怀了一番旧呢!不由得想,有多久不曾这样随性而无计划地出行过了?又有多久不曾这样奔跑过了?抛开理性,抛开从容沉稳,抛开成人世界的规矩方圆亦步亦趋小心经营而终于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满头的汗、满身的热,我要回去,回到那懵懂混沌而又那么安心安全的童年里去……

一阵阵别有韵味的酸菜叫卖声不时传入耳鼓。探身望去,只见一农家大姐正立在小区的亭子里。很久没有吃酸菜了,想吃的念头暗暗鼓动我走下楼去。大姐见我来看酸菜,满面笑容:“大哥,你看看我的酸菜,味

正。不信你闻闻。”我扯上一根来,果然酸味十足,细细咀嚼,满嘴酸意。她微笑着问我,怎么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只有她一个卖酸菜,货是没了比了,感觉味很纯正,于是我称上二斤,乐滋滋拎回家,心想在寒冷的冬季吃上它,那暖暖的感觉一定不错。

小时候,在我们农村最常吃的菜便是酸菜了。几乎是天天吃,顿顿吃,那倒不单是因为酸菜做工简单,易于贮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一穷二白,遍地生长的也只有萝卜和长茎白菜了。早就吃腻酸菜的我们总吵着问母亲,为什么总吃这样的菜。母亲总是怜惜地望着我们,微笑着,有一次她对我说:“你闻闻酸菜多香啊!”我就将鼻子凑上去,酸酸的味道里,还真有一丝淡淡的清香。

那时,对于我倒有吃小灶的优厚待遇。每逢考试,母亲就会专门为我做酸菜粉条,酸酸的,香香的。也正因为考试,我就暂时有了东挑西拣的特权。一盘酸菜粉条上来,时间不长,我就能将里面的粉条消灭干净,剩下的尽是酸菜了。有一次考试,母亲照例犒劳酸菜粉条,我正大

快朵颐时,三岁的小妹趴在桌边眼馋地看着,我就邀她和我一起吃。母亲对她说:“等你大点读书了,考试时我也做给你吃。”懂事的妹妹默默地缩回筷子。我就只顾挑一些粉条给她。她望着那热热的粉条,使劲咽了口唾沫,就送了回来,说等自己长大考试了再吃。这样劝来劝去,妹妹终究抵挡不住那粉条的香味,只好低着头大口吃了。母亲微笑着转过身去,拉起自己的衣角,轻轻地擦拭着眼睛。

长大了,我才懂得母亲悉心做的酸菜粉条里,有着她的心愿和期盼。读小学时,我的成绩一向名列前茅,不知是否有着酸菜粉条的功劳。似乎是有将。

中午,妻将酸菜小心洗净,又用温水浸泡从超市里买来的细粉条,烧时用足了佐料。端上桌时,看着我幸福的

样子,女儿早迫不及待,捏着一根就吃,刚放到嘴里就吐了出来。我说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这东西很难吃到了。别看大鱼大肉,营养和口味远不比这个高呢。我兴致盎然地夹起一筷,刚放到嘴中,也不由皱起了眉头,了无当年酸菜粉条的感觉,只余下一股酸涩的味道。女儿看着我,忙催我道:“爸,你快吃呀!那可是好口福呢!”我只好苦笑着。

难道,那缕酸菜香已留在童年美好的记忆里,是不是和那段艰难困苦一起,再也不会回来了?

●故乡回望

寒冬酸菜香

■闲敲棋子

门派人护送她回国。华人华侨在全美约40万,在纽约唐人街有4万多人,他们情相依、心相连,你帮我、我帮你的事例多得数不胜数。

从坚尼路拐弯走进街南,那里居然有间小小寺庙,大厅中间佛坛香火缭绕,想不到滚滚红尘中还藏着一方佛门净土,不过门面太狭窄不起眼,一不留神就错过。离寺庙不几步远,迈进了美食新天地,那儿餐馆林立,中国各地菜肴令人目不暇接。跨进一家上海老饭店,一股浓浓的怀旧味道扑面而来,包间四周挂着三、四十年代的美女画,放着往日流行歌曲,仿佛又回到那久远的年代。不一会我们又绕到街东,这里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与南街不相上下,从小食店、餐馆、婚纱影楼到大大小小超市,几乎就是福建人的天下,有人说唐人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福州大道了。每逢新春佳节,华人华侨汇集在这里舞狮子、耍龙灯,爆竹声中除旧岁,保留着中国传统的种种民俗。

唐人街像一座神秘的迷宫,有看不完的店,逛不完的街,这里有我们熟悉的文化,这里有我们浓浓的乡情乡音。

●海外散记

漫步“唐人街”

■卞勇

烁着耀眼光芒的白金钻石戒指、项链,造型可爱的十二生肖吉祥物以及翡翠宝石等中国古典设计的手链、项链在玻璃橱窗内毫不吝惜地炫耀着富贵气,吸引着游人的眼光,刺绣、中国古玩等也在这里享有盛名。

走进一家经营各种保健品的专卖店,年逾半百的张老板告诉我,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广东移民到纽约,当初在唐人街只是在别人手下打工,一年后自己开始独立经营,现在已拥有资产上千万,他近日正准备回广东老家投资办厂。时间对生意人就是金钱,我赶紧走出专卖店,沿街向前,远远看到一幢气派宏伟的孔子大厦,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先圣孔子6米多高的青铜塑像屹立在大厦广场的正前方,像身华

光溢彩,面容慈厚可掬,注视着新大陆熙来攘去的炎黄子孙。孔子铜像基石上面镌刻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和“礼运大同篇”全文,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永受景仰,在异国他乡传承不息。如今唐人街办起了华人子弟学校,从事华文教育。还有各种同乡会、俱乐部、影剧院等。唐人街上的社团组织如同华人之家,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号召华侨华人手连心,一人有难大家帮,体现同胞手足情。一位福建农村妇女来到纽约探亲,她到餐馆打工,晚上回到住地突发心肌梗塞,经医院抢救,虽保住性命,却成了植物人,除去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同乡会闻讯后立即组织募捐,不仅为她买了机票,而且还专